

芸庵類藁

一

芸庵類蓄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別集類
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四

提要

芸菴類稿六卷

別集類三 宋

臣等謹案芸菴類稿六卷宋李洪撰洪姓名不著于史諸家書目亦未載有是集惟永樂大典頗散見其文又別出陳貴謙原序一篇稱洪為李正民之子又稱為滕州使君知洪官止知滕州集中又有扈從朝德壽宮景靈

宮詩則曾為京朝官有在溫州題其父手澤
詩稱嗣子守官於此則曾知溫州其他不可
復考矣正民本揚州人南渡後僑寓海鹽故
洪集中如烏龍井廟迎送神詞之類皆在海
鹽所作而卜居飛英坊一首乃云東書辭都
門整棹還苔川則洪後又移居湖州乃兩郡
紀流寓者俱不及其父子則由遺集散佚徵
文獻者罕及也洪所作詩雖骨幹未堅而神

思清超時露警秀七言律詩尤為工穩足以
嗣響正民陳貴謙序稱原本二十四卷而今
所掇拾僅得詩詞三百九十餘首文三十首
視原集祇十之三四亦云僅矣據所存者釐
為五卷而以雜文一卷附之畧具梗概俾不
致終就泯沒焉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原序

大隱先生李公侍郎諱正民在中原時以文章名天下
渡江南來扈從巡守參為名命條畫軍國大計于艱危
時最號忠力諸所論撰亦既盛行于時其子藤州使君
諱洪則有芸庵類稿二十卷貴謙得而讀之因竊有歎
昔者士君子之學皆以養氣為本文章者益氣之所寓
而氣非專于為文也侍郎君歿且八十餘年讀其文凜
然猶有生氣若使君所著該括衆體每于草木鳥獸之

微有可寄興以為忠邪賢否之辨者未始不反覆致意
仰冠策公之忠大顏平原之節慕陶淵明之隱斥盤谷
李愿之汰而知韓子有為言之也其視前所謂凜然者
似之非耶夫長江大河迤延浩汗雖其色納深廣要亦
發源之遠與衆水異爾古之人不以著姓世祿為賢而
以立功立言為不朽蓋謂是也使君長子吏部直養嘗
以使事至襄陽兵間風績甚偉次子直柄今守湖南望
郡有治理行見世其家者殊未艾也觀是篇者又可以知

其傳矣陳貴謙序

欽定四庫全書

芸庵類藁卷一

宋 李洪 撰

賦

適越賦

出脩門而東駕兮駕靈胥之怒濤命榜人而理櫂兮御
龍驤之巨艘睨組練之噴薄兮忽鵠鶴之鳴號江海森
漪以東注兮雉堞屹然而增牢啓東南之王氣兮應赤
縣之神臯仰中天之華闕兮非煙鬱以霞靄慶警蹕之

清夷兮見弓矢之載橐届西陵以爰憩兮灌木蔚乎蓬
蒿叢祠鴟噪而日暝兮古戍鬻海以烹熬越山千嶂以
相矗兮斷港萦迂而一蕩臨錢清之汐浸兮施廢埭之
輕艚覽禹穴之夐古兮嗟會稽之棲勞悼壯圖於種蠡
兮鑄詭辭於斯高眺蓬萊之清勝兮懷蘭亭之雋髦史
遷之游孰繼蕺山之扇誰操少陵壯節之英遊兮太白
俊逸之詩豪泛鑑湖之佳致兮羨外監之嬉遨讀幼婦
之刻辭兮遺貌標夫孝曹弔貞魂於千載兮奠桂醑之

單醪夜宿上虞舜風所陶民淳尚存於濬井鳥馴猶象
於耘耨三江既泛其沟湧萬壑亦饒於嶺嶒姚江縈帶
而並海兮四明勃鬱以周遭山峭拔而益奇溪洄洑而
滔滔雲獻狀而絕態松逞姿而蝟毛猿清吟而送客竹
翁薈而解苞雨淙淙而鳴瀑風颶颶而勢饗予既冥搜
而遐矚聊舒嘯以抽毫

苦益菜賦并序

李子閒居自暇從老圃灌畦疏蔬日忘其勞客有以山

中苦益菜為餉趙筆調駁嘉其小苦微甘咀嚼雋永似
乎忠臣醫國之言也賦以自廣瞻清晨之始旦獨植杖
而灌園遙望舒之落月逆扶桑之朝暾零露溥兮薤本
敗葉委兮葵根紛冒坂而甲折擢翠羽以庶蕃顧不熟
而為餧豈飯芼於盤飧時乃享庾郎之三九擅諸葛之
五利想千里之尊羹擷五溪之春齊誑杞菊於天隨嗜
芥芹於羊鼻人覓發園官之譏馬蘭寓玉川之意客有
拔葑茂於山椒濯滄浪之水裔羞我鴟鉶笔之薑桂其

苦口若批鱗之切諫其愈疾若上池之良劑長宏
染指而化碧賈誼濡脣而流涕故國醫鍼在肓之疾忠
言趣躡足之計既謙受而為益信雋永之有味彼啜羹
之少恩不如放麑之多仁絳臂而得食有類轍釜之無
親肆甘言之慾通美佞舌之囁嚅鼻莫辨於薰蕕憂寧
忘於萱蘿矧茲菜之耿介宜棄置於路隅然而歲寒後
凋者松栢所獨主聖臣直者社稷之福鑑至明者察妍
蚩於顧盼水既止者視毫髮與眉目從諫有轉圜之易

去佞無拔山之酷漢文除挾書之禁堯庭設誹謗之木
嘻其甚哉此野人彎背之獻異聖哲啓心之沃徒采薇
於西山慕白駒於空谷固不足以當宣室前席之咨而
備廣廈細旃之瀆

哀巖桂賦

并序

版曹廳前有巖桂焉根幹凋瘁枝葉萎蕭秋八月山中
之桂爛然吐芬芳鄉餼人茲桂也封殖失地坐視羣葩
競秀不能榮擢其華爭妍一時客有白事長貳退而問

於李子僕對曰木猶人也士之賦材稟教懷文抱質不
猶此木之受氣毓形乎種學績文潔身浴德不猶此木
之芬芳郁烈乎挺姿歲寒老死巖穴不猶此木之託植
山谷乎彈冠結綬願登王畿不猶此木之徙幽崖而入
帝鄉乎逮其爭春於蒲柳之側承澤於文昌之臺見辱
皂隸取誚輿儈日滋月往遂為枯萎不亦可哀乎客又
何怪客跼而請子其賦之僕曰唯唯伊金風之浩蕩兮
將摧殘於衆芳何巖桂之挺特兮獨稟粹于顥商著家

聲于荒遠兮擅蟠根于后皇亶毓靈于蟾窟兮迺移植
于帝鄉擢自拱把斲彼巖隈小山叢生而寓興墨客一
枝而寄懷竟悵望于空谷思委質于瑤階時也少昊回
御萬寶向成蘊通犀之內德藹文客之擅名露溥溥兮
偃掌借潤風嫋嫋兮天籟發清或秀拔夫差之茂苑或
香動東甌之粵城鞠衣沮靨簷蘋慚馨懼過時而薄采
羞自衒以含情則有騷人逋客頭陀煉士或棲山陵之
寂寥或飲沆瀣而度世既迢遙於間曠亦泯絕於勢利

乃吸墜露以嗅其菁英展穢衣而收其華藻或佩服以
配秋蘭之納或薰沐以陋薔薇之水非其標致不凡安
得賞玩若此至於結根靈固託體連昌晞鳳蓋之朝日
被龍顏之末光白榆厯厯於天上江梅垂垂於玉堂依
堯蓂而並砌喚漢栢之為梁今則立文昌之禁省眩金
爐之夕燻地近左戶時當小春無連珠聚星之吟客有
鞭筭心計之重臣惟國用之所制匪詞人之擬倫理沒
於喧囂空惚之地低回於霜霰風雪之辰纖柯困於敲